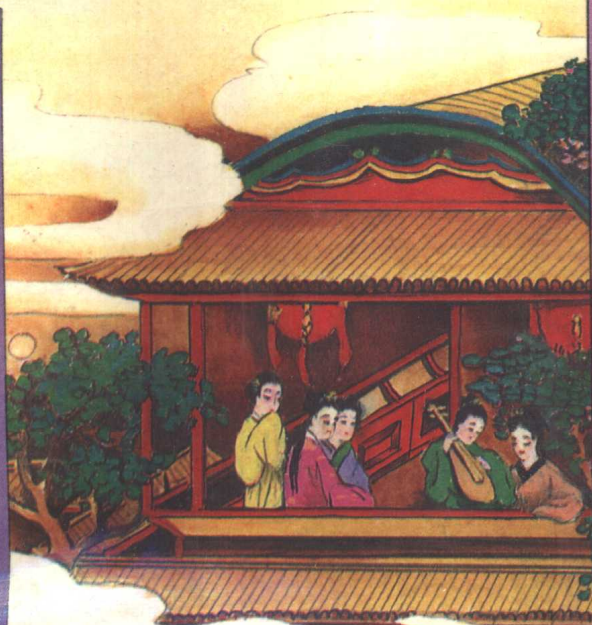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周积明

主编



市井风月话金瓶

华中理工大

邱胜威
王仁敏

7.41

I207.41
25
2

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周积明 主编

市井风月话金瓶

邱胜威
王仁铭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鄂) 新登字第 10 号

市井风月话金瓶

邱胜威 王仁铭

责任编辑 李东明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喻家山 邮政编码: 430074)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沔阳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2 字数: 178 000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609-0928-0/G · 93

定价: 8.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采用轻松活泼的随笔形式，多从文化角度切入，取其一点，生发开去，对《金瓶梅》的思想价值、艺术特色、人物形象等方面作了生动的评说，读来津津有味，并能从中受到美的陶冶。

关于《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小说自诞生之初，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雅俗大众，此种情形中外皆然。中国的小说时代开启于明清，当时的人们，无论社会上层还是下层，都以一种痴迷的心情迎接一部又一部小说的问世：《三国演义》书成，时人“争相誊录，以便观览”。“上自缙绅先生，下至草莽齐民，于诸子百家之书，或不能悉备，备亦不能悉读，而独至稗官野史则必搜罗殆遍，读亦殆遍。至《列国》、《三国》，则尤家置一编，虽妇人女子，略识之无者，且时时偷针黹余闲，团坐老幼，以曼声演说之，为消遣计”（啸庐：《中外三百年之大舞台序》）；《水浒传》出，“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厮养隶卒，通都大郡，穷乡小邑，罔不目览耳听，口诵舌翻，与纸牌同行”（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严复因此断言：小说“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天津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梁启超也指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成的动态过程中，古典小说起有经、史、子、集无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作为前代的文化遗存，中国古典小说能

挟“不可思议之力”进入中华文化发展的纵向链条之中，重要的动力还是在于代际传播的社会性的文本读解。

所谓文本读解，即用当代语言翻译出古典文学活动的某个方面的意义，其实质是从当代人的理解力、情感与趣味的深处发掘古典精神。在后人的读解中，古典小说经历着一种意义的展衍、附加以至变形的过程。文本固有的意义与增益的意义，旧的因子和新的创造，在读解活动中杂错交糅，赋予古典小说一种意义性的存在，它使中国古典小说同化于当代文化，进入当代人的理性世界。

中国古典小说的文本读解表现为多种样式。评点、考证、评论、鉴赏、漫话、编选为其荦荦大者。不同型态的文本读解不仅使古典小说获得意义性张扬，而且将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雅与俗绾结于一身。雅由此普及于并提高着俗，俗亦由此回流，上升为雅。古典小说对读者的感应，也因文本解读而由潜在转为显在，由艰难转为浅易，由浅易转为深入。

当然，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的读解总是受制于那一时代的思维水平与文化氛围。宋人注杜诗，便随意穿凿附会，于是，“咏月而以为比肃宗，咏萤而以为比李辅国。……谓纨绔下服比小人，谓儒冠上服比君子”。《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此种诠释方式使诗家“无景物”、“无字句”，杜诗的艺术之美遂不复存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杜诗〉提要》）。50年代以来的古典小说读解因特殊的文化背

景而表现出浓厚的政治化倾向。各种形式的文本读解惯于以二元对立的致思方式去解说作品所负载的意义，古典小说中纷繁多致的文学现象被片面地归纳为是揭露黑暗还是粉饰太平，是维护封建道德规范还是反抗礼教，是正确进步还是错误反动。这样一种非此即彼、非好即恶的文本解读方式在今天看来显得是那样肤浅谬误，但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氛围中，却是不可避免的存在。

时代风气制约着文本读解，读解者的文化素养与知识结构也直接关系文本解读的水平。60年代前后的文学研究领域，由于过早的专业化训练，相当一部分文学史研究者眼界狭窄，趣味单调。虽说专精有望，但难得博大。其文本读解也因此滞留于古典小说文学现象的浅表层次，缺少灵气、魅力与哲理性思考。

随着视界的日益澄清与渐益开阔深入，古典小说的文本读解开始突破昔日片面化和简单化的局限，向古典小说所体现的传统文化精神与审美趣味回归，从而在古典小说的意义阐释中开拓出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广阔发展前景。

《中国古典小说谈丛》就是在当代文化精神感召下编撰的一套丛书，它着意于挖掘古典小说中可供现代人感知、领悟、吸纳的内容，更将对古典小说意义的认识由一般社会历史论转向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乃至心灵深处的解剖。为此，它在古典小说的文本读解上一改传统思路，不再胶执于主题、背景、

形象、手法等文学史的老话题，而是以古典小说中的某一细节、某一人物、某一场景为“筌”，为“筏”，进而从文化学、美学、心理学、历史学诸方面生发开，在纵横开阖、无格可循的“书里”、“书外”之谈中，抒写作者厚积薄发的学问体验和人生感悟，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丰厚文化内蕴。在这样一种作文法中，传统的知识结构与治学套路不免困窘苍白，跳跃的思维、灵活的意念、开阔的视野、机敏的感悟则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尽管，囿于学识和功力，本丛书还存在诸多未臻精妙之处，但对于传统文学史研究来说，它是一个有意义的突破，这就是有意识地借助文化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新视野去观照古典小说。对于时下的文化史研究来说，它亦不无扩宽视界、别开生面的补益之效。而这一点，正是笔者策划、组织这套丛书的初衷，也是本丛书编撰同仁和衷共济、勉力于写作的潜在动力。

本丛书策划之初，曾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桑士显君热忱推动，今桑君英年早逝，人往风微，远想慨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领导及参加丛书工作的各位编辑全力支持此套丛书的出版，从而使笔者以文化学眼光观照中国古典小说的构想最终形诸一本本独具神彩的文化品，特此致以深切谢意。

周积明

识于武昌水果湖寓邸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作者简介

邱胜威，男，1937 年生于武汉。1959 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为江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已发表文学评论、书评、随笔等约六十万字。主编六卷本《聊斋志异对照注译析》（广西民族出版）。

王仁铭，男，1946 年出生。现为江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已发表古代小说、戏曲评论三十余篇。

《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英雄豪杰话三国

(傅隆基)

世态人情说话本

(欧阳代发)

草莽龙蛇话水浒

(余大平)

花妖狐魅话聊斋

(盛瑞裕)

神魔佛怪话西游

(何锡章)

士人心态话儒林

(陈文新)

市井风月话金瓶

(邱胜威)

王仁铭)

儿女情长话红楼

(子旭)

目 录

关于《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周积明

市井人生 风月情态…………… (1)

人间“大虫”西门庆…………… (9)

“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 (13)

“饿眼见瓜皮，不管了好歹的”…………… (20)

“打谈的吊眼泪，替古人耽忧”…………… (27)

西门庆的“僭越”…………… (34)

太师门下“干生子”…………… (41)

“翡翠轩书房”考语…………… (47)

西门庆与林太太…………… (53)

曹操的“三笑”和西门庆的“三哭”… (59)

西门庆之死…………… (66)

“金莲”闲话…………… (71)

“卖风月”和“磕瓜子儿”…………… (79)

“晓得曲子里滋味”…………… (85)

说话的艺术…………… (92)

“原不是那听佛法的人” (99)

“灯节”描写的意味 (105)

灯市 (110)

烟火 (117)

灯节家庆 (125)

珠子灯 (131)

好个“一声儿也不言语”

——灯节中的小人物之一 (137)

两个唱的

——灯节中的小人物之二 (143)

“不说屋里锁，只怪俺们”

——灯节中的小人物之三 (148)

且说应伯爵 (153)

再说应伯爵 (160)

李瓶儿的“自省意识” (167)

庞春梅：“他还不知道我是谁哩！” (174)

丫头秋菊 (181)

两个太监 (188)

贪官与清官 (196)

龟卜 (205)

“信物”不信 (212)

说鞋 (220)

“粉头”考 (225)

“拆白道字”说	(230)
“功名全仗邓通成”	(236)
提刑衙门	(244)
《金瓶梅词话》第十回评说	(251)
“玳安殷勤寻文嫂”	(257)
“看官听说”	(265)
博喻	(273)
世风日下话贞操 (一)	(279)
世风日下话贞操 (二)	(288)
“读不懂”的魅力	(292)
“《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 ...	(298)
《金瓶梅》成书的传说	(307)
后 记	(311)

市井人生 风月情态

《金瓶梅》问世四百年来，流荡在云烟弥漫的历史长河中，飘浮沉没，若显若隐，直至今天，似乎还未被人们识破真容。

道德家指其“坏人心术”；
愤世者以为“别有寄寓”；
才士惊叹“云霞满纸”；
学人认定“稗官上乘”……

时至今日，在世界文苑，褒扬其为“伟大杰作”者有之；贬斥其“平庸”、“下作”者亦有之。依旧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也许，还是“奇书”、“第一奇书”、“天下第一奇书”的赞语，最能得其神似。

谁能否认《金瓶梅》之“奇”呢？

它的作者署名“笑笑生”。然而，“笑笑生”三字，只是越来越多的疑似者的指代符号，真正的作者是谁？而今仍是个谜！

由这个谜，又牵连出另外的谜。如“兰陵”是山东峄县？江苏武进？或者浙江金华？成书年代，是万历中？还是隆庆中？

四百年来，劈版、焚书无计其数。毁禁累行，却

又累禁不止。“词话本”、“散本”、“真本”、“古本”、“评点本”、“洁本”、“满文本”等版本，越出越多越滥！

在大多数人未睹其书的情况下，书中人物，如西门庆、应伯爵、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几乎成为社会的“共名”，作为某种参照物，活在人们的嘴上。

而一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戏曲史研究者、文化史学者，经由不同的“窗口”，从《金瓶梅》这幢艺术殿堂里，获取了各自需要的砖石瓦片，建造起自己的房舍厅堂。

以上种种，还仅仅是作为长篇小说《金瓶梅》“外部”世界的现象之“奇”。倘若我们再深入到它的艺术世界的堂奥中去，并将它置于中国古典小说发展长河的纵坐标下加以考察，还会发现更多、更令人目眩意乱的小说艺术之“奇”：

《金瓶梅》拓宽了小说的审美领域，使小说观照社会的视点，由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由理想主义、浪漫精神，向现实转移，向人生贴近；

它更新了小说美学的观念，塑造了一系列非道德化的艺术形象，化“丑”为“美”，表现了人类性格的另一种真实；

它通过人的“原欲”本性的赤裸描写，反映了病态社会的病态人格价值追求，并借这些病态人物的悲剧结局，诅咒了那个“世风颓败”的时代；

它通过艺术的广角度摄取，以一个官僚、富商、

豪绅三位一体的家庭生活故事为中心，对晚明大千世界做了全方位的描绘，其中有时代经济状况的客观展现，有时代社会风尚的真实摹写，有时代社会心理的深刻揭示，还有晚明社会新思潮的形象传达，丰赡繁复，真是一部中国 16 世纪后期的社会风俗史。

它的文字，皆从时人唇舌中取来，生猛鲜活，俗中见美，风韵天然。

诸般奇绝，汇于一体，使《金瓶梅》成为遗世独立的一部“奇书”。人或侧目而视，或刮目相看者，皆因这不同凡响的一个“奇”字，藏匿其中，或大难堪，或大欢喜。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鹦鹉前头不敢言”的阅读、评论这本书的心态，皆是因“奇”而生成。

然而，当我们变换一个角度，即从文学表现生活的角度审视，《金瓶梅》之“奇”，或许正是它的“不奇”之处。简单地说，倘使早于《金瓶梅》诞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长篇小说，是它们的作者在一种理想的、主观的浪漫情态中，对英雄传奇（孙悟空是传奇英雄的幻化）的热烈讴歌，那么，《金瓶梅》的作者则一反这种小说创作的浪漫传统，改而以冷峻、客观的观照，对人间世情作切实的摹写。前者以善为美，后者以真为美。以善为美，难于脱尽虚妄，即如鲁迅批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欲状刘备之仁厚而近伪，欲写孔明之多智而似妖那样。《金瓶梅》以真为美，尽

弃理想色彩，径直表现现实人生，一无遮掩，一无讳饰，那“曲尽人间丑态”的如实描写，曾使许许多多忘不了“人的尊严”的读者感到难堪，为之愤然。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书中所写之人和他们生活的那个环境，确确实实是16世纪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真实存在！

像生活本身那样描写生活，这就是《金瓶梅》的创作特征。这样来看“天下第一奇书”的《金瓶梅》，又何“奇”之有？假如我们硬是忘不了那个“奇”字，那么，我们要说，《金瓶梅》之奇，正是它所客观如实描绘的社会生活、人生情态，自身超出了正常轨道的缘故。

《金瓶梅》写的是一个家庭的生活故事。它或许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以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个家庭的主人西门庆，是个恶棍、富商、官僚三位一体的历史畸形儿。他拥有雄厚的商业资本，一生从事的主要活动，是经商谋利。因而，从本质上说，西门庆是个商人，一个中国前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中发育不健全的商人。这就决定了处于《金瓶梅》艺术结构中心的这个商人家庭，无论是在其行为上，还是在其观念中，都同《红楼梦》中的贾府大不一样，同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下，那种典型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宗法家庭大不一样。即使是“仁义为本，诗礼传家”的表面文章，在西门庆的家里也无人去做，做也做不出来。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利”，赤裸裸的“欲”。因此我